

 新绿丛书



# 花 逝

上

孙燕蓉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逝/孙燕蓉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新绿丛书/马汉文主编)

ISBN 978-7-227-02671-6

I. 花… II. ①孙…②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213 号

---

**花 逝 (上)**

孙燕蓉 著

---

责任编辑 杨毅平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http://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671-6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在一个春暖花开柳絮儿满天的季节，在杨家村老宅堂屋宽敞的大炕上，杨竹的未婚夫李明终于觅得了一个与杨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当他笨拙又故作老练地剥去杨竹的衣服时，月亮正好挂在窗前的天上，是满月。如水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纸静静地泻在两人身上，窗棂是网线，窗格是网孔。兜头罩下一张银色的网是轻轻收在上帝手里的命运之网，两具苍白的肉体是生命之鱼，养在生活的淡水里，不容易死去，又掀不起多大的波浪，这是从一开始杨竹就预感到事实，可她此时对身上那个即将托付终身的男人，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陌生的却是现实的。杨竹偏是个走不到现实中的人，她总生活在自己的梦境里。十九岁那年，为了爱情，她放掉了自己的前程，失掉了人生的第一大转机；二十岁这年，她又轻轻地将自己交在了一个愈往后愈陌生的男人手上，不知道是不是为爱？难道一个女人的第二次转机，就也这样去了？已经交出去了，又如何收得回来？逃是逃不掉了！现实将一个个梦境无情地击破，她随着那破裂的滋滋声深深地打了个寒颤，那是从生命深处刮起的一股悲风，凉飕飕地渗入骨头。见她如此，他也惊慌地伏在她身上，牙齿打着颤问：“冷么？”她何止冷？简直是痛！是扒肠扒肚扒心扒肺后无望地痛！每弹跳一下，都是一个绝望的惊叹号。如





果这是每个女人人生中不可绕走的一步，那么，她只希望这个过程快快结束，结果快快到来，这个结果标志着她的一段人生是否完整？也标志着她从少女到女人的步骤是否完美？这可能是每个女人都想追寻的结果。见她僵着身子不语，他又俯在她耳边问：“怎么了？”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想起来了。”他羞羞地笑笑，又在她身上伏一会才翻下来。在他慌张地擦穿过程中，她已证实了结果。

月亮早从二八少女的杏红脸变成半老徐娘的银盆脸，没了羞答答的遮掩显得愈为冷俏，只露半张脸，一切已在她掌握中，另半张脸躲在云里，从缝缝里笑看人生。杨竹从堂屋到西厢房的几步路里，木桶桶地像是走了一生。这样长的路，从少年走到青年，最终却岔了，其中的孤苦与艰难没人能理解。理解了又怎样？这是她的路，需要她的双脚一直走下去。

西厢房靠窗是一张木床，床头的墙拐角横着一只大衣柜，衣柜的镜里映着一个淡淡的身影，镜上的尘雾如弥漫在屋里的空气，阴湿而燥热，像强行堵在嘴上的吻，让人喘不过气来，又没法脱身，便久久地胶着。窗开着一扇，整幅窗帘被风叨了去，一送一往的，你给我个热脸，我还你个暖怀，像初恋的情侣。杨竹靠在被上，看着被热风一吹一吸的窗帘出神。难道她的第一次真以这样残缺的结果收场？那么，问题出在哪呢？回忆是痛苦的，十年的光景里，她一直都活在回忆的恐怖里。

在杨家村场院的麦秸堆上，在隔门堂哥二娃子早掏好的洞里，当守候在那的二娃子眯着一对小猪眼要她时，才知她又黑又瘦又小。这不是他喜欢的，他换上同门堂妹红柳，那时红柳才九岁，他真的要了她，红柳挽起衣袖向她炫耀胳膊上红、黄、蓝三对鲜艳的橡皮筋时，杨竹将忍在嘴里的一口秽物呕吐在红柳脚下，直吐得日落西山鸟儿归巢。

多年后，当杨竹将这段折磨她近十年恶梦般的往事当作隐私讲给妹妹杨菊时，杨菊不以为然地笑答：“你那样的经历。





百分之九十五的女孩都曾有过。有多少受害者，就有多少施害者。可见这世上，男人有多坏！人生有时候真是很没希望的。连一个女孩儿清清洁洁长到成年都是一种奢望。二娃子也向我露过那物，恶心的很，还硬要往我嘴里塞。但没得呈。即使这样，我也没讨厌男人，仍心存希望。”说这些时，杨菊虽笑着，却苍茫茫的，给人宿命之感。“今后，我只恋爱不结婚，我讨厌婚姻。从爸、妈的婚姻里，我看够了人情冷暖，我不想运数差，再找到爸爸这样的，像妈那样一辈子以泪淹心。够了！”杨菊的话让杨竹从心底里感到悲哀：这样的年纪就将一切看透，什么都看透了，却还要活着，世上再没比这更痛苦的了。而她的话哪里又有错？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父亲杨修德就曾在这院落里上演了一场闹剧。这闹剧伏下的恶果发芽开花结果在二十年后，这是当时的杨修德没料想到的。

“玉英。今儿个大队放映电影，喇叭刚通知过了，你带娃们去看吧。”周六，从单位回家的杨修德以从未有的豁达对妻子刘玉英说。正在刷碗的刘玉英以为听错了，她扭过头去不大相信地问：“你真的让我去？我走了谁来看家？”“看你这人，家里藏宝还是匿金了？好了好了，你看电影我看家。”杨家三姐妹听了这话高兴的又蹦又跳。那时在农村，看场电影犹如过年。刘玉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不——你带娃们去看，我看家。”“瞧你这人，让你去你就去尽啰唆个啥！”杨修德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来。受宠若惊的刘玉英这才给孩子们穿暖衣服去了。后来让刘玉英最感痛心的是：不足两小时的电影散场后她要接受那样不堪的一幕，且还要奋力从锉子杨修福胯下救出怀抱衣裤鞋袜的男人。

看完电影离家将近十米远时，手牵着手杨家姐妹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喊：“快来人呀……抓贼呀，我家进贼了！”那声音似惊雷划破长空，在沉寂漆黑的冬夜里传得很远。电影刚散场，兴犹未尽的人们又欢腾起来，裹夹在人群里的杨





家姐妹也被后面猛涌上的人推搡着向前跑。刚到自家墙角，杨竹看见寒冬腊月天里只穿条大白裤衩的爸爸被妈妈拉拽出堂叔杨修福家的栅栏小门往回奔。那条裤衩那样白，像雪狐，慌忙逃窜着，却没能逃出杨家姐妹的心，印在那一辈子。受了惊吓的她们被喧闹的人群卷进自家院子。到堂屋门口，只见屋中的爸爸正手忙脚乱地穿棉裤，穿好一条又把抻在妈妈手里的另一条也套上去，当爸爸抖着手系裤带时妈妈把他推到炕上拉一床被子上下盖严实后，这才转过身来威严地对门口那些看热闹的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男人喝醉了，……喝醉酒的人大家多担待着点儿。不早了，回去吧，家里的热炕热被窝等着哩。”农人们平日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间的风流韵事。在这农歇时日，正觉日子过寡淡无味却被他们很敬重的公家人杨修德上演得这幕话剧刺激的兴奋异常，大有好戏看真切看到底的劲头。但经女主人这么一说，也都不好意思再呆下去。要知道在杨家村，刘玉英的威望胜于任何人。杨家村的男女都怕她可又都离不开她。总有一天，你会因这事那事求到她门上，她也总是不计前嫌地热心相助。她有这能耐也有这本事。就像杨修德揶揄她的话：胡萝卜拌辣椒，吃出看不出。也是，活在这世上，什么能让你一生牢牢地抓在手里呢？也许早上还是你的，等到下午已易其主。刘玉英吃了多少这样的亏，才懂得手边的东西，能抓住一点是一点，哪怕拼得头破血流。开始手里心里还有点慌，最后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便渐渐地坦然，这反而为她在杨家村的上空赢得了一方天地。在这片天地里若遇上难堪事，谁都乐意给她个面子。围观的村人相视一笑后纷纷散去，沸腾过一阵子的厅院渐渐静了下来。这时，二婶和白寡妇幽灵似的闪进来一边一个在二叔身旁坐了。

屋中央不知为什么特意低垂了一只光秃秃的高瓦数灯泡，人的脸一个个被映得青灰惨白的，像误撞入世的确，将巨大的黑影投在墙上，缠来叠去的，有说不出的恐怖！软奄奄坐在写



字台左首椅子上的刘玉英此时是沉静的、哀伤的，那张去了悍气的紫膛脸因过度忧戚而倍显憔悴，平时惯闪锐光的眼里此时弱光点点——是从待宰母兽无奈的绝望里幻化出的。这是杨竹眼中的又一个母亲。过去，戴着面具过活的她把本性中最柔弱的一面给掩藏了起来。杨竹觉得此时的妈妈真的可怜，虽然平时她瞧不起她甚至厌恶她——她讨厌她粗话骂人重手打人暴声咳痰以及歇斯底里的叫喊和过份的精明好胜。其实后来杨竹才明白，她的那些行为模式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免遭人算计的自我保护。有了这些自我保护，她才在杨家村上空赢得了那一方天地。杨竹在讨厌她的同时，偶尔表现出对她的热爱和亲昵不过是在别人面前演她爱看的戏（杨竹认为人生就为演戏来着：父母儿女间、亲戚朋友间、夫妻情人间……演技好时就聚，演技差时便散，很自然的事），本不想演，可她的人生像极了一幕幕喜剧，只是她不是个好戏子，演一出砸一出。也许只有残缺，才能震撼人心。但此时，杨竹真的很喜欢这种状态下受着伤的妈妈，她在妹妹们细微的鼾声中悄悄掀起被子一角久久注视着她们……

“那个傻婊子（杨修福的女儿），不想想就喊，以为你家藏金掖银哩，人家别处不偷，单单跑到你家去偷？！”坐在二叔左边的二婶撇嘴道。她的头发早早就花白了，齐在上耳，像茅屋上的顶，有风至欲掀的感觉。

“就是，那傻婊子。哪像老娘把持得住自己，不骚不贱，给他七头八胆也不敢。若硬往上拼，试试看！”二叔右边的白寡妇转脸斜睨身旁二叔一眼，然后咧嘴暴突出黄板大牙暧昧地笑了。天下的寡妇上帝专门给预备了模子，全都是缩腮尖嘴凸牙的，见一个是一个，看得人心里腻歪歪的，可又躲不开她。她在村子里的作用是个公共厕所，男人的性欲是屎尿，憋急了就去排泄。人人都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但谁也不去计较。寡妇人家势单力薄，种田务农离不开男人，于是村子里的壮劳力没经她





手的实在不多，不过跟二叔多少是有了点感情的。

那是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杨竹帮二婶寻二叔寻到寡妇家。当她在院里那潮湿、幽暗、阴森的气氛吓得进退两难时，胸有成竹的二婶却已一脚踹开了寡妇家的门当场将缠绵不绝的两人擒住。还不等她反应，衣衫不整的二叔已倒扯了二婶的胳膊往外拖。

第二天，日头还在远处青山上逗留时分，一身鲜装的白寡妇手提个鼓囊囊的布包高昂着头从纷纷蹲在门口吃饭的村人面前走过。在人们吃愣的神色里，她轻盈的脚步准确无误地迈进二叔家的门楼。在自家门前踢毽子的杨竹因好奇也跟了进去。也就是那天，她第一次从她嗜嚼着两片紫唇的嘴里听到“爱”这个美好的字眼。“……妹子，不说你也知道，平日上我炕的男人多不多？多！各色各样人五人六的都有，可我咋就偏偏爱上了他哩！”白寡妇说这话时，脸早成鸡冠色的二叔恨不得将头垂到裆里去。躺在炕上的二婶，脸也成了死灰色。

白寡妇走时留下一块墨绿色的上面洒满银白小花纹理细密厚重的上好绸缎料和二瓶西凤酒。几天后，杨竹居然发现二婶穿了那块料裁成的衣服去赶三六九的集。更奇妙的是二叔再去白寡妇家由贼变成了人，坦荡荡的像是回自己的家。白寡妇隔三岔五也会提了东西来，回回都是她进去二婶出来抱把扫帚在那东扫西扫的。有回大概尿尿急了去蹲茅厕，一直寻此机会的二娃子便猴样的蹿了进去……自目睹那场惊心动魄（至少二娃子是这样认为的）的交媾画面后，二娃子以从未有的执拗逼父母为他娶亲。他不偷不杀不抢的，可十里八乡的姑娘就是看不上他，最后觅得个山姑。山姑最大的心愿就是走出大山在平川里有座独院房。在齐备了砖石木料只等起屋的二娃子见地基迟迟批不下来，经过一番缜密的刺探和打听，才知这一关卡在杨竹二叔的手中。那会儿他正是村里管此事的官儿。于是二娃子去求他婶子：“婶子，我可是我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好婶子，这件







事就指靠你了。”“哟，你太瞧得起婊子了，我是县官呢还是现管，你娃错把芝麻看成绿豆了……”“嘻，你这院里的秘密我可没向外人提起过，若不帮这个忙你就等着吧！”“放你娘的狗臭屁，活见鬼了！要不是你这张臭嘴，全村的人能指戳我向我翻白眼么？你可好，今几个拿来挟制老子，谁给你的胆儿？你个软鼻脓胞装胖学蠢的狗东西！”二婶说完愤然地抓起门背后的帚把劈头盖脸地朝侄儿打去。跳进村巷的二娃子杀猪似的喊道：“大家快来看呀，老鸨子行凶打人啦……”拥了满巷的村民哈哈大笑，说：“尽是杨家丑事怪事多。”“杨家男人没个好东西。不是好人妻女的嫖客就是燥驴二尿半吊子，杨家的女人嘛……哈哈……”见二娃子迟迟盖不起来屋，山姑就是不肯下嫁。内心蠢动着欲火的二娃子将对婊娘的无限怨恨全都发泄于堂妹绿玉身上。于是在一个如血的黄昏，他把那个从小只食素的七岁小女孩堵绑于自家柴房里残忍地奸污了。最后办案人员从山姑家的地窑里揪出早软成一堆的二娃子。判二娃子无期的那天杨竹有如去重负的感觉，若判死刑最好不过。没了二娃子的杨家村天地陡然空阔了许多。见女儿无故遭受这样的伤痛，二婶嘴里直怨，“都怪我！当初为啥不让那俩姑子度了她去。她们都说她是佛家人。”为使绿玉忘掉这一切，一天夜里，二叔、二婶将绿玉送到远方。杨竹再见她是多年以后，真的是在一个孤庙里。看着平静如水的她，杨竹心想：这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

如今坐在杨修德家的白寡妇很是高兴。看着从头到脚裹得密不透风的杨修德，她冷哼一声：连你人模人样的杨修德都能偷鸡摸狗，何况别人？更想不到的是平时走路不抬头说话不大声见了男人就脸红的杜美莲（杨修福的妻子）也敢偷人养汉做着暗娼，更何况平日与男人打情骂俏的？大概全是婊子级的！那自己以前担负杨家村头号婊子的名声是不是太屈了？唉，枪打出头鸟嘛，谁让自己平日有啥说啥哩！好了，杨家村现在成婊子窝了，谁也高贵不到哪去。想到这，寡妇简直幸灾乐祸起





来。她越来越觉舒朗，就连脸上的皱纹似也没以前深密了。然而世事难料，她哪会想到多年后，她的女儿白玉鹤被丈夫剥得一丝不挂与同样赤裸的公爹捆绑在一起推下婆婆的坟坑。

那当然是后话了，谁活在今日都不知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白寡妇更是如此。现在她感觉非常良好，她朝炕里的人说：“修德你也真是的，一场电影的功夫有多大？不到两个小时，弄完了就快点回来，可非要让那婊子拖得出事。常言说‘会做的做十次，不会做的做一次’，你只一次就让逮住了，你说你冤不冤？别的都好说，就怕那矮矬子王八叫人垫杠子闹事。我刚来时，他喊打喊杀的那个凶哟……”二婶也在一边附和着。

蒙头裹在被窝里的杨修德心怦怦跳着，杜美莲落在他胸上的泪早干了，可那处的皮肤却紧揪揪地扯着他的肉，像他仓皇逃离时，杜美莲绝望的眼里伸出的毒爪，闪着寒冽的光，一下一下将他攫提到半空……风嗖嗖地刮着，他不敢睁眼，权当自己已经死去。

第二天天刚麻亮，杨竹便被妈妈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昨晚她不知不觉睡着了，没坚持到那几个人离去，起来才知他们最后达成的统一意见是：为避免杨修福挑衅滋事，决定让杨修德躲到单位，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叫那矬子想发泄找不到对象。但鉴于今天是星期天单位别无他人，所以要她去做伴。等他们走后，再由白寡妇亲见杜美莲，叫她口风把紧点，别再乱上添乱。对这一点，白寡妇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昨晚不知何时下了雪，那么大，以至房屋田野渠沟都失去原色，平日那些肮脏糟乱污臭的东西再也见不到了，一切平和纯美的像是童话里的天国。当他们被众人拥送着经过杨修福家门前时，除了低首纳脸的杨修德，其他人全朝紧闭着的栅栏门望去：但见那覆盖积雪的院落里沉寂的没有丝毫的人气，仿佛一夜之间全死了似的！一场大雪，将本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如此简单、清洁，像从未开垦过的圣地。但杨竹知道，孕育在里





面的种子迟早都会发芽。她隐隐觉得：这里面有一颗如她一样瑟缩的心灵，是不远处枯枝上的鸦巢。

到爸爸宿舍里，不言不语的杨竹把有可能触及到的东西全都弄得噼里啪啦吱呀乱叫。心神不宁烦躁难安的杨修德无奈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碰上女儿明净的带有疑问的眼光时忙慌乱地躲开并无可奈何地苦笑笑，当冬日残阳速疾地滑到门前山坳里时，觉得没了危险的杨修德这才踏实地将备在门后的那根米长的粗铁管子抵在上了锁的门上，然后扯开被子并排放两只枕头于床头转脸含笑说：“小竹，该睡觉了。”默坐在炉边的杨竹低头过去将其中一只枕头提放在床脚，也不脱衣服，蹬鞋钻进被窝面壁蜷曲而卧。杨修德脸“腾”一下红了，人烧灼羞惭的无地自容！心里像跳进了个兔子……就是昨夜下了杜美莲的炕与她女儿撞个满怀并吓得那女娃失声尖叫到杨修福骑在他的脖子上捏掐他以及被那么多村人围观时，他都没这种血涌心悸的羞臊感，现在仅因女儿一个举动便复苏了他人性的这一面。他恨不得觅个地缝钻进去。万分难捱之际忙拽灭电灯，而黑暗更像强灌进嘴的高度数烧酒，他不光脸面就连五脏六腑指尖脚心全都着了火似的！被烧干的喉咙涩滞干粘，久积憋抑的呼吸出了口腔是类似于痛苦的呻吟，他身体不敢触及脚下的女儿，只能将双腿空悬于床外。当那头传出女儿匀称的鼻息时，他身上的火才一层层减退血流也慢慢恢复正常，这时他才能平心静气地回忆，回忆昨晚他人至壮年那极不光彩的一页……

对杜美莲这个女人，杨修德一直持有很大的同情和怜悯心。他们年岁本相差无几，可她苍老的速度和程度令他惊诧不已！唉，跟那么个缺筋少弦的男人，再美艳如花的女人也会快速枯萎凋零的。也曾风闻她跟村子里几个男人有过暧昧的关系，可他总不能相信。虽说两家错落相对，但平日极少走动。若细想与她最露骨的一次对话，也就是半年前那个下午他换塌陷了的炕面，杜美莲低头走进来。他忙将搭在椅背上的背心套在赤背





上。笑吟吟的杜美莲伸出枯瘦的手摩挲着他精心修砌的炕沿说：“就跟模子脱出来的一模一样！”杨修德得意极了，知道自己这手漂亮活计该得到什么样的称赞，于是嘻嘻笑道：“好么？喜欢么？只要杀只鸡给我吃，你家的炕沿我全包下。”大概鸡里面本身就隐含着性的成份，他这话有投桃问李的意味。杜美莲红脸讷声道：“别说一只鸡，就……是……”话没说完刘玉英提一壶水进来，羞窘的杜美莲忙转身离去。“阴谋士今几个咋串门来了？慌里慌张做贼似的！”刘玉英嘲弄道。“她夸我炕沿砌得好。”虽有这样一次玩笑式的探试，但最终未能形成事实。就在昨天下午，他下班回来刚转过自家墙角，路边杨修福家的茅厕，那女人解毕手正直着腰提裤子，露出墙头的脸恰对了。他。瞅见他，那张黄瘦多皱被冬日寡淡的霞光渡成铜色的脸兀自笑了，很温婉柔媚的笑。这是他很少看到的，他眼不由看得呆了，差点连车带人栽进渠沟里。慌里慌张跳下车的他尴尬的红了脸。杜美莲捂嘴极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聚堆在眼角的皱纹就如窄条长瓣菊。推着车子一步三回头的杨修德顾视着脉脉含情的杜美莲，她的眼神和笑仿佛是一根绳，他从绳端那头看到了某种召示和鼓励。不得不进自家门楼时，高音喇叭里突然就放出要演电影的喜讯，这像是降在人间的一道福祉，孩子们欢呼雀跃，杨修德更是心花怒放，心里直说：天意，天意，成败就今晚一举。

当刘玉英拉着孩子们汇人看电影的人流时，杨修德忽然有些胆怯。然而身体早已膨胀起的欲火及对神秘的向往如浇了油的柴禾——火苗呼呼地跳窜疯长。定定神后从橱柜里找出一瓶酒嘴对嘴猛灌下去几口。出了门楼，一眼便瞧见对过那院子里氤着一团昏黄的光，这光给了他无比的惊喜和勇气。轻手轻脚推开半人高的栅栏门贴耳在虚掩着的西厢房门上，里面只流动着杜美莲柔声唱给儿子的催眠曲。见他进来，从灯下抬起头的杜美莲怔怔地看着他笑，她三岁的儿子杨小保也从怀里探出头





来瞪眼瞧他。他斜侧身子坐在炕沿上从中山装大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塞进杨小保怀里笑哄道：“小保乖，小保听话，叔给小保糖吃。”见到糖，杨小保立即来了精神，蹭抻着在娘腿上坐直身子要吃糖。杨修德剥好一粒糖喂进他嘴里，他心满足的又歪进娘怀里。令杨修德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今晚他给剥糖吃的这个男娃会在二十年后投其所好的设下美人计来套他。“来，你也吃块糖甜甜嘴巴。”杨修德又剥一粒糖往杜美莲嘴里送，赧红着脸的杜美莲躲闪不过张口接了。吃着糖，两人一时无话，眼睛在互视中撞击着火花，只等孩子快些入睡。其实杨小保从嘴里含了糖到睡着不过几分钟时间，可两个心猿意马的人却觉得长似半个世纪。杜美莲跪起身往枕上放孩子，高撅在杨修德面前的屁股浑圆俊秀。由于身子前俯，袄、裤的连接处不觉蹿出一截子凝脂般的细腰来。早按捺不住的杨修德猛跳上炕去要搂那腰肢，那人呻吟一声就势倒在他怀里。气喘血涌的杨修德毫不费事便将只穿棉衣棉裤的女人扒了个精光，令他惊异万分的是：有着那样一张脸的她却有如此绝美的身体！灯下，她的肌肤呈现出奶样的柔和细腻，奶子虽瘦咯拖但两粒奶头却突棱棱地鲜红可爱！那分明是一对沉睡已久的白鸽，刚刚醒来，张着鲜红的喙，轻啄他的手，只等他松手，它便振翅高飞。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东西，可不能让它就这么飞了。他两手将它紧掬于胸前搓挤着。当指尖滑过她平坦的肚腹到圆润结实的腿部时，醉笑着的杜美莲伸出裸臂拽灭了灯。黑暗里，男人气喘如牛，哼哧哼哧如犁一块丰腴滋润的土地，身下的女人也同样咽喘不绝。有时候极度的痛苦和极度的幸福在某些地方是等同的。男人太激动了，把持不住早早喷射了。等他再跃跃欲试时，女人却先一步骑到他身上。身下的男人不住声地戏谑“发了疯”的女人。到了极值的女人吟哦一声软瘫在男人身上双手紧紧抱了他的头。男人稍弓身子想够她的奶头时脚不慎碰了孩子一下。孩子嗯哼着翻了个身，嘴里的糖块在牙齿上撞得叮当脆响。杨修德紧张





地说：“没事吧？别让他说给姪子……”说着话时，他又一次涌射了。随他节律颤抖不已的杜美莲哧哧笑道：“咋？你有贼心偷就没有贼胆承担？”“谁说的？你不知道我想妹子想得那个焦渴呀！存这样的心思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而是从小小小。我俩是一块玩泥巴长大的，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人，嫁得偏又是矮姪子，什么都短半截子的人，我真是油煎心盐浸肺呀，干望着一棵嫩草被驴啃了，一株鲜花被王八摘了……”话听到这，只见她瞬息泛红的眼里急雨似的滚下两行泪来，泪珠“噗、噗”地砸在他胸上又摔出去，像迸溅的焰花。他心里稍稍的不快：这样好的日子，多么难得的时光，等了大半辈子，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不及时行乐，却掉什么泪蛋子，真是傻呀！自己即兴的几句话，她就当了真！这样的女人最麻烦，也易出事，今后还是少招惹为好。主意打定，手拍拍她冰冷滑腻的屁股，刚想劝两句，她却自己停了，抽抽嗒嗒地噎气道：“我等你等了多少年盼了多少春呀！从一个碎娃娃到今天这个样子，天天在门上盼，以为没指望了，才把你等来，等来却看到这副臭皮囊。十八岁时的身子专门为你留过，你没看到，若看到，你就不会娶那女人了。你娶了那女人，我才伤心嫁给姪子……”

被这样的女人缠上身，走，会被她视为无情。从她声泪俱下的叙说里，她是对他动了真情的，并且认为他也有真情在；可不走，两个小时的时间有多长？慢一点，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从她的话里，她是豁出去了的。而他，是能轻易豁出去的么？这样一个要人命的女人！他情愿她是暗娼，扔点钱再许件过年穿的衣服，就能摆平一切。他想挪开颈上她的双臂，她却越来越紧地箍搂住他。

“妈，开灯呵，电影散场了。”这声音仿佛一枚炸弹。甩着一颗快要爆裂了心的男人于月影处将泛着白的裤衩套上，夺门而出时与女孩撞了个满怀。女孩先是见鬼似的瑟瑟发抖，尔后便尖着嗓子大呼小叫。紧跟着就被随后而至的杨修福抡倒在地



掐住脖子。若不是妻子及时赶到，他早成了姪子胯下的鬼。

事后，被妻子蒙在被窝里的杨修德有恍若做梦的感觉，且也与他炕前运筹帷幄的那几个男女有着隔世般的陌生感。他们津津乐道不知是何事？并为何人出谋划策着？然而，此时此刻，仅仅出于女儿一个小小的防护本能就把他拖回到活生生的现实里。久不能眠的他思想的野马在驰骋，他忽然想起了他的爷爷——

爷爷是清末秀才中的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的乱世，本想通过科举逐步实现他人生价值的美好愿望成了水中月。搭建在脑里大半生的空中楼阁就这样无情地坍塌了，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次致命的打击。那些时日他每天闭门喟叹自己生不逢时。念痴了书的他肌体瘦弱，耕田务农一有损读书人的身价，二实在难负此任。经过对自己做过透彻的解析后，认定其饭碗仍拴在平时的博学杂读上，于是抹下脸皮在一根细竹杆上挑出“神算秀才杨”的幡号。从此后，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小帽肩背褡裢的他开始了走乡串户涉河入山的算命生涯。

乱世的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劫数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热情，尤其是女人。虽然神算秀才杨并没算得她们个个大富大贵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愁吃和穿，但她们不怨他。她们对他有一见如故的好感。他是个有女人缘的人。

算久了命，秀才杨觉得自己就像扁鹊，一样是济世良医，其手段不外乎望、闻、问、切四诊法。若有差别，他治人心病，扁鹊治人体病罢了。

有了这层认识，秀才杨没了刚举此业的羞窘，人也较以往坦然踏实起来，他这种通达乐观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在女人身上。有那确实拿不出钱的穷女人在精心为他粗食细做地调制好一碗热饭热汤后，觉得自己的情意表达的还不够充分时，便慌促地捋捋头发垂首羞赧赧地笑着。秀才杨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不羞不臊不慌不忙地说：“我秀才杨从不强迫人也不愿人勉强从





事。”在他笑微微的注视下，女人的脸成了红布。“我倾慕先生的才华、人品……”“嘿，先生的才华是为人算命，人品是上人家的炕。”秀才杨抚着那撮山羊胡笑，话里有自轻自贱的意味。“先生人物齐整昨说也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女人抬起眼真诚地说。“噯，这倒是真的。”他抿嘴点头笑道。对这一点，他非常自信。当他真的和女人融为一体后，由衷吐气的女人幸庆自己终于被先生所接纳，“先生是不会蒙骗我的了。”仿佛自己的好运数就赌在先生的这一人上。但不论从哪一方面，女人的这一付出都不是竹篮打水。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隔些日子总要转回来往她们手上放几块银钱以助她们过那愈来愈窘迫的日子，肌体上她们也享受到了从未有的快乐。在先生温柔细致的抚摸着中和酣畅淋漓的涌动里，她们领悟到做女人的全部内涵，是先生浑补全了她们长期欠缺的那一面，这是她们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欲望饱胀了就上身发泄一通的男人所无法给予的。在如洗过热水澡后的舒坦静谧里，她们情醉神迷地软在那并不强健的怀里听先生讲那永远讲不完的情话。在那美好的时光里，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达到了一种崇高圣美的境地，她们觉得自己没有枉来人世一趟。

与秀才杨睡觉的也有富女人。富女人赶不上穷女人温柔恭顺，穷女人也同样培养不出富女人的娇媚和任性。富女人最初引诱神算秀才杨的动机是为了征服他。他儒雅风流仙风道骨般的超然神韵是她们眼中最亮丽的风景。但等一挨秀才杨的身后，才知真正被征服的是她们自己。她们喜欢这种征服乐于这样的征服并希望永远被征服……

神算秀才杨无愧于自己的行业，在寿满七十五岁那年一个冬日午后，闭门撩水洗身后的他在儿媳杨艾氏的嘲笑声中着那套清赐压箱底多年的秀才服出来站在斜阳地里朝独子杨保成及孙子们深看一眼后又翩然进屋。他的唐突行径让儿子感到好笑孙子感到好奇。可等做好晚饭端到他炕前时才知他已驾鹤西去





了。秀才杨停尸的那些天，每日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且大多都为瞻仰秀才杨将最后一神卦留给自己终了是什么样的尊容。

自此，杨家村人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个秀才第一个学问家第一个神算也应该是第一个情种的人从这世上销声匿迹了。

杨修德的父亲杨保成在秉承了秀才杨对女人的特别爱好外，他那凶蛮、剽悍、精明的一面在升任为民国政府杨家村的保长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一上任最首要的任务便是征兵征粮用于剿共。明摆着，征兵征粮是效力国民政府鱼肉百姓的阴损事，可杨保成甘当此任。村民们背后都惋叹仁义的秀才杨去得太早，不然他不会让儿子这样做的。这只不过是村民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即使他不当保长也会有别人去当。

征兵开始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三。最初应征的年龄也是十八至二十五岁，最后兵源枯竭时改为十五至五十岁。征兵范围初限于丁壮，后改为按丁抽兵，其中包括男婴。有那般实人家为使子弟免服兵役只好出钱雇兵，如果雇兵逃跑就要再雇顶员，直到将一份殷实的产业荡尽。等无力再雇时，雇主如果逃走就由全保出钱雇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到处流传着“不怕邻居出人命，就怕邻居出逃兵”的说法。

为了躲避服役，不少青壮年狠下心戕害自己企图幸免。有的用石灰蚀瞎眼睛或直接用锋利的刀刃刺破眼球造成眇目，有的则用石头砸去门牙或用刀砍去右手食指，更有甚者用巴豆擦于下肢造成糜烂疮毒……这是多么残酷又需要有非凡勇气去做的事呀，但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如果现今你遇见那些瞎眼、断指的老者，不用惊奇，这定是那个罪恶的社会留给他们的印记。

由于连年征兵不断雇兵，随之也滋养出了职业的兵痞和“兵牙子”。他们多是反动会道门的头子及其下属，他们与政府官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荼毒人民。兵痞今日受雇明日出逃，然后再雇再逃；“兵牙子”则从中渔利把祸害留给雇户。许多验兵

